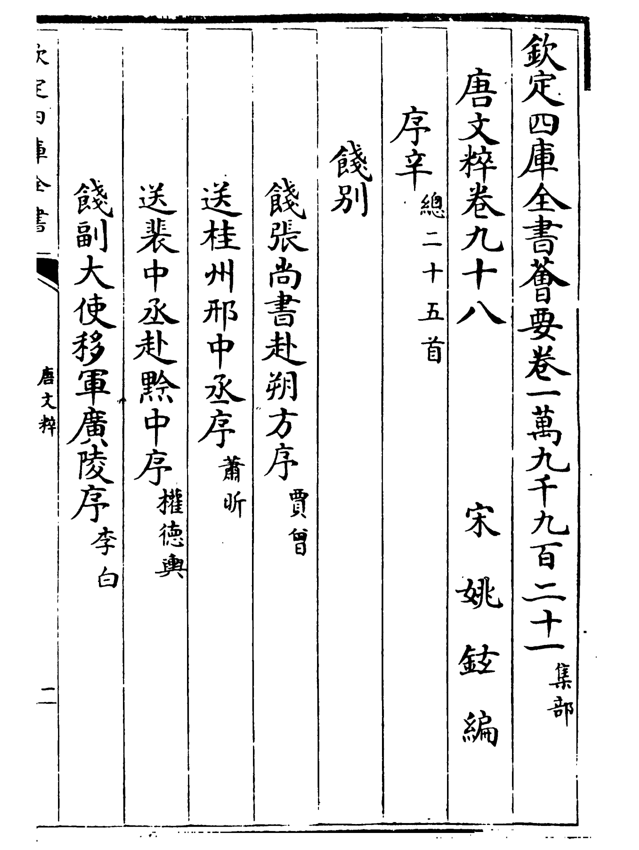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九十八

宋 姚鉉 編

序辛 總二十五首

餞別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送桂州邢中丞序 蕭昕

送裴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餞副大使移軍廣陵序 李白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曽

王者大司馬制軍詰禁封國正朔恵綏蠻貊刑齊猾夏其儀尚矣天子道穆三象功清六合截海來威窮荒挨

教將以靜流服度藩畿削鋤凌暴昭蘇寡弱乃命元宰兵部尚書燕公専節朔方授律羣帥涉河之外距闕之西公皆統之重分閫也公智以開物精以造微文為一變之英武有萬人之敵歷登庶尹王猷載寧三宅台衡帝采惟亮雖坐堂足以制勝而勤國忘其定居閫茂次年仲皋貞閏拜手東洛馳軺北闕備官而行成旅以從是日也景風司至星火殷宵伯趙鳴而戒陰爽鳩習而揚武賦可以升高遠望詩可以出宿餞行有詔具寮爰

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天章賦别御札題牋副衣勉挾纊之誠兼壺喻投醪之旨筐篚以將其貺筆硯以表其文前載未書今冊斯覩侍中安陽公以仁體國中書令河東公以德熙朝燮贊功成訏謀景暇慕採薇之興悵伐木之朋詢彼之師卜兹郊堠鼎門右轉岐路旁分當闕塞之斷山接華林之高樹幕人宿設重帟雲平太官饔舉百羞霞錯四夏六膺之變朱干皇羽之容雷殷川原電煥林薄朝傾多士巷無居人接葢陰衢揚袂

風野羽觴遞進列座酣而不譁清鐃間發將士激而逾厲視日知其吉氣吹律驗其商聲則已景列穹都風騰沙漠西域輕郅支之使東胡息冒頓之虞顧夫南仲于征吉甫薄伐不其遠也若水還照前茅啓行聽闐闐之去鼓目悠悠之轉旆歌事者每懷靡及念離者跂予望之成志在心發言同唱自天子有式叙清風請編出車之什以繼蒸人之雅

夏日送桂州刺史邢中丞赴任序　　蕭　昕

桂林巨鎮臨川荒服居五嶺之表控兩越之郊俗比華風化同内地然而洞居呰止人好阻兵有殊貨重裝吏無廉政選其任者實難其才故郡久曠官朝思稱職以腹心之寄輟爪牙之雄俾其澄清行獨坐之事俾其式遏總防禦之權惟帝知人佇報尤政五月維夏畏途萬里溽暑方起火雲始生履蒼梧瘴癘之郊涉沅湘風濤之壯衆悦是舉而傷此行公陳力滅私飲氷徇節以忠則九折之途可叱以信則三江之水可航聚糧戒徒肅

裴侯傳無酒酤我緩仳離之憂徵文寵別慰行邁之思

僕以渭陽之故而首序云

奉送裴二十一兄閣老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裴兄居諫大夫五年休聞籍甚其於匪躬據古切劘獻替掖垣衆君子徒見其拜章伏閤而莫知其所言者然則發紓純誠弘大聰明以貢於穆清者可勝道哉每漢庭大僚與六官貳職之缺羣情屬目俟其授受久矣壬

子詔書有黔巫長帥之拜秩於清憲褎以命服周行諸公以為一方之幸且惜其去而未喻也及夫别殿前席沃心交感重藩符之所付慮安集之不稱凡所以輟近臣惠遠人之旨纖悉備厚上許周月之仁兄求三歲之理又以見首公急病而忘其僻遠淹卹然後諸公知惜别為細而感恩為大在此行矣自牂牁通夜郎置吏以示綏懷以安剽輕失其理則蕭然愁擾得其和則驩然感悦方略招徠繫於官師以兄之慈惠直信粹清廉白

為仁由巳不改其度使大化淳流在明誠洞開推人情以賦政便習俗而不擾彼四封之内如熱待濯如水走下史臣操簡以傳循吏使者急宣以將徵命雖欲復三歳之言其可得乎未間則褰赤帷飲醇酒宴宴言笑中無町畦雖欝蒸霧雨之候無自而入矣大丈夫被鷹紳彯華纓弘宣職業無有遠邇則嚮之玉堂清禁論思侍從與今之龍節前導金龜映組皆所以事君也豈有中外之異耶祖軷需醉宣言相勉在加飡寓書而已至若

山川風物與離騷瞻望之嘆皆備於詩人所賦故兹不書

餞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李白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越醢於前韓信誅於後況權位不及於此者虛生危疑而潛包禍心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啖以節鉞誘而烹之亦由借鴻濤於奔鯨膾生人於哮虎呼吸江海橫流百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國計未及誰當其鋒

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橫倚天之劒揮駐日之戈吟嘯四顧熊羆雨集蒙輪扛鼎之士杖干將而星羅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絶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雷逝轉戰百勝僵屍盈川水膏於蒼溟陸血於原野一掃瓦解洗清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然五嶺之北盡餌於修蛇勢盤地蹙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施於李廣使慷慨之士長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揖後命組

練照雪樓舡乘風簫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列將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日夜色雲帆中流席闌賦詩以壯三軍之士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為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大禹分九州之産生物各有其處獨人之善惡無區别之地是聖人知民心牽於所化也夫理有風而化有本國者風帝王之理邦者本牧守之化二漢以還風化相

蕩貪波斆漲人不棲身故有得一郡若豪虎之暴豚羊馬猛既有餘化宜不善也有唐洗叔世之弊惟牧守不新其規實乃知風化之本未可移去然則禄食者佐國不務其理為邦不敞其化愚不知夫禄食之道也惟閩嶠拔一臂西指則建安在馬其郡襟山而東水其人猱黠而易隨等閩之支屬特稀聞善化者得非地深法蠹會斂無時猾吏坐恣姦欺黎庶日為葷䔔哉皇帝遠懷疲俗樂有嘉政使君前刺三郡雅稱善化今兹東授必

能伸病俗以抒重寄矣將期後賀得以序行

春於南浦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李白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賢聖低眉况僕之不肖者而遷逐枯槁固其宜耶朝心不開暮髮盡白登高送遠使人增愁陳郎將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專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於中流汎素波而徑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慙起予輒冠名賢之首作者嗤

我乃爲撫掌之資乎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袜首韡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即坐必東嚮

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之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士大夫莫不拜於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送崔羣序

柳宗元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氷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義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質方之誠以正其性慤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常與隴西李杓直南陽韓安平洎余為交杓直敦柔深明沖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

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
就崔君而考其中馬忘言相親默與道合今將寧覲東
周振策於邁且餞於野或命為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
之舊外黨之親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於儀
曹揚於王庭甲俊造之選首讐校之任然吾不以是視
之於其序也故載之其末云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李白

斯高柄秦嬴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並出莽夷未暉耿

鄧乃起自古英達未必盡用於當年去就之理在大運爾我君六葉繼聖熙於玄風垂拱穆然紫極天人其一哉所以青雲豪士散在商釣四座明哲皆清朝旅人吾希風廣成蕩瀁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録耳而嘗採姹女於江華收河車於清溪與天水權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之子也沖恬淵靜才翰駿發白每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捨我而南若折羽翼時歲律寒色天風

枯聲雲帆涉漢同若絶雷舉目四顧霜天崢嶸銜盃叙離而羣子賦詩以出餞酒仙翁李白辭

送區冊序　　韓愈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劒戟舟船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相通畫地為字然後可以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

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説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别

暮春於江夏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顔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嘆息誤學書劒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于邁烟景之色慘為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汎緑水於遥海

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寰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於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醁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鱠伊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送王塤秀才序　　韓愈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

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葢出曾子自孔子殁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馬太原王塤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説孟子而屢賛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

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者猶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王棨序

陳黯

黯去歲自褒中還輦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云今日併為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某即賀其登選於時矣何者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句

非前朕耶今春果擢上第夏六月告歸省於闈命序送行其辭以未第言不為時重輔文曰吾所知者惟道與義豈以已第未第為重輕哉愚繇是不得讓鱗羣之衆也必聖其龍羽族之多也必瑞其鳳鳳非四翼龍非二首所以異於鱗羽者惟其稀出耳向使日百時千盈川溢陸則虵虺鳩雀無非龍鳳矣其誰曰聖且瑞哉進士科由漢迄唐為擢賢之首也寰瀛之大億兆之衆歲貢其籍者數纔於千有司升其名者復止於三十其不為

貴而且稀乎輔文早歳業儒而深於詞賦其體物諷調與相如揚雄之流異代而同工也故角於文陣而聲光振起今之中選是榮其歸想寧慶之晨為鄉里改觀孰不謂人之龍鳳乎懿哉輔文是行也足以自重

送廬嶽處士符載歸蜀覲省序　　崔羣

旄頭光明垂三十載不習俎豆化為侯王者十有八九馬由是隱逸憔悴羔鴈不行蒼山沈沈側陋不顯建中初有峨嵋客符君發六籍棹三湘深入匡廬絶迹半紀

學窺顏子之門閫文紹陳君之骨鯁逸慕嚴光之垂釣志效管寧之不欺結廬熙熙人不知其然也頃予奉命江西三年往復彭蠡未嘗不詠湖月漱天倪造符君雲扃宿五老峯下動更晦朔不理還棹偶丹霄至人白鶴羽客搴靈芝跪天壇相顧永息予蓬瀛豈復又縈於塵網覿君超澹愴與舊遊雖笑語飲食如常終忽忽若居大夢君家在岷蜀展愛高堂將聖賢典籍充人子幣帛斯所以激衰俗扇清風方伯地君不以厚禮遲吾子子

未之信秋九月楚人歌採蘭以送之

送族叔楊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族叔行元既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寓羣公設祖方獻未酬族叔悄然有不暢之色羣公亦愕爾而阻懽小子侍觴奉而前曰歸好事春美時酒樂物叔於三者加同人將之而有未悦豈禮闈失意之為乎昆吾產金荆山產玉自民役巧鎔琢益多惟干將和璞有大聞非百鍊則其良可用歟非三獻而其寶可真歟

苟良苟真不即成不即售適以精其研稔其實如叔也亦何稽於一邂逅哉若昔之人作必行動必中則是蘇秦無屨穿之嘆甯戚無石爛之歌孫弘無十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泰而不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也叔如之何叔欣然見卞氏又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安酒意四座以協千鍾以娛既醉昇車秋為到期

送族弟旭帖經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吾族旭也洵美有聲夫蒸蒸者行之能翼翼者體之敬工文足以標絶唱深識足以剖羣疑兼而備焉實為難者意其倍積風之力駭絶電之姿從東道以載馳去南溟而一息此其分也翳明代擇人宜乎盡能使輪輮當曲直之適鑿枘靡圓方之嘆則宏綱舉而浮議息矣以吾弟不羈之才逢聖君如渴之日而徵求章句見遺甲乙是猶籠鷙鷟絆騰黄望遼廓權奇其可得也吾聞諸君子非無位之患惟立身實難今爾有是才居是屈能

卷舒其道喜慍不形又其沖融坦蕩莫可得而窺也不然書未十獻歲未二毛道非擺闔交無薦寵而雄雖先進歎甚後時何哉論者以為人之望也仲春二月東京千里之子往矣薄言旋歸賦詩而寵別者皆上國之選莫不銜憤屑涕抗詞悲歌吾乃知道術親而然諾重也況乎西遷而五陵是宅南渡而二曹其昌居宋有摯疇之姻在周為魯衛之國曽是共祖不待馮商之言已為路人未處陶生之嘆今也于邁如何勿思詩不云乎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不廢急難之謂也

秋於敬亭送從姪耑遊廬山序　李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林下耑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成鬱負秀氣吾衰久矣見爾慰心申悲道舊破啼為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爐長山横蹙九江却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潨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

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夙願慙未歸於名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嶽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肯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

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葢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茍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矯歟其敢用此贈行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嶺宴景雲林
畢俗不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
一笑昔人嵩山有二仙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
跡金壇鳳笙悠悠千載無響吾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
增歎常謂煙駕不逢羽人長往去囂世走青雲登玉女
之峰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太和霓裳眇然冥壑
獨立真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楊仙公玄默洞天賈上
士幽棲牝谷玉笙吹鳳瑶裝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

漫汗之遊吾亦何人躬接茲賞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
飲崑崙之庭觀化玄元之府宿心遂矣冥骨甘矣豈知
瑣都命淺金籙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顧中峰而失路塵
縈俗累復汨吾和仙人真侶永幽靈契翳青芝而延佇
逞會何期折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絕紫烟去黃庭極仰
寥廓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
咄咄誰嗟玄運盛衰之感則如楊朱岐路墨子素絲向
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慟可以悲古人

之心吾今得之矣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為寒灰築長城起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羲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

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為一天邪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洲序　權德輿

昔廬山遠公鍾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贊後學俾學者乘理以詣因言而悟得非玄津之一派乎吳興長老晝公掇六義之精英首冠方外入其室者有沃洲澈上人上人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松迭韻氷玉相扣層峰千仞下有金碧慢鄙夫之目初不敢睎三復則淡然天和晦於其中故覩其容覽其詞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況會稽山水自古勝絶東晉逸民多遁世於此

夏五月上人自鑪峰言旋復於是邦予知夫拂方袍坐輕舟泝沿鏡中靜得佳句然後深入空寂萬慮洗然則嚮之境物又其稊稗也鄙人方景行企尚之不暇惡敢以離羣為歎哉

江夏送林公遊衡嶽序　　李白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爽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世為豪家此土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朗然獨出既灑落於彩翰亦諷誦於金口閒雲無心與化偕

徃欲將振五樓之金策浮三湘之碧波乘杯泝流考室名嶽瞰㴑冥壑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峰巒望長沙之烟火遥謝舊國誓遺歸蹤百千開士稀有此者余所以嘆其峻節揚其清波龍象先輩迴眸拭視比夫汨泥沙者相去九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於台山遠公託志於廬嶽高標勝槩斯亦嚮慕哉紫霞揺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送君此行羣公臨流賦詩以贈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送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

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

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强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

也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詞於是乎言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麟鳳類矣不猶愈於冠朝冠服朝服或溺於淫怪之說以斁彝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於潮浮屠之徒懽快以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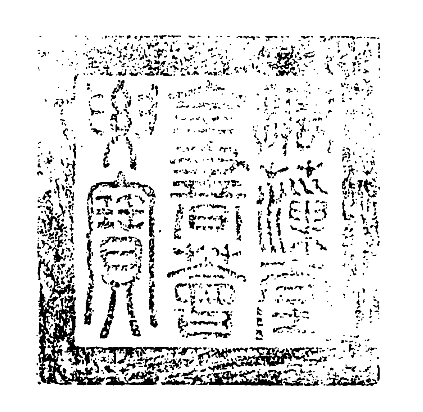
師獨憤起訪予求叙行以資適潮不顧虵山鰐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吾絆不得侶師以馳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階有以及無不踐精深之習而悟虛無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爲得則其病斅僕久味斯法思與言者既而得玄禪師師早誦大乘經各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則色空如一哀樂不入

矣桑門之患為外見所雜既得之患為内見所縛今玄公翛然於二見之間不内不外冥夫至妙身戒心恵合於無倪且以勾吳有山水之絶境天竺又經行之淨界振錫而往其心浩然蓋隨縁生興觸物成化而不為外塵所引也幅巾男子權徳輿稽首

唐文粹卷九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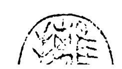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九十九
一百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二 集部

唐文粹卷九十九　　宋　姚　鉉　編

傳録記事 總一十五首

題傳後二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假物讀傳附四

毛穎傳 韓愈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柳宗元

下邳侯革華傳韓愈

容成侯傳司空圖

忠烈三

李紳傳沈亞之

楊烈婦傳李翶

竇烈女傳司空圖

隱逸二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負苓者傳 王績
奇才一
李賀小傳 李商隱
雜伎二
梓人傳 柳宗元
郭橐駝傳
妖惑一

李赤傳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此聖人也此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遞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爭朗百川注瀆者矣然猶周公刋之仲尼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顔閔文如游夏者鮮矣

況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
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茍措其儀立其禮不讼
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
之既命其郊祀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
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
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
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
不及七廟臆生其制吻刋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

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難為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茍厲鋒氣果於摯搏道不能化力

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决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摯不革其暴麟不足以為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為瑞也况彼二三子甘逞於權豪呶呶以至大亂惟據正而能屈己者庶可與權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夘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㝹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

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子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宫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强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録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説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

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甞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

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常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蕃昌春秋之成見絶於孔子而非

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幸任使秦之滅諸侯穎亦有功賞不訓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柳宗元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摸擬竄竊

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論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掩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

篤好之者文王之菖蒲葅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施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於口歟而不若是則韓之詞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

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彼亦勞甚矣乎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捷爲黄帝時以力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之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冠冕遂絶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犨生五年襲先祖爵禄仕至上輕車都尉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句踐時嘗侍宴姑蘇臺詩所謂

有覺德行者也犨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轅下上嗟悼命大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散在他處華長子也工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為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為性堅勁倔强難以直御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華嘗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處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為人

善能履道别威儀進止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畋獵馳騁毬擊射御及禮神祭祀交賔接賢未嘗不召華偕往伏事上久之因病忽開口議論泄露密旨上繇是疎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有泥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之上見其顔色憔悴又衰憊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憊不任吾事今棄子於市不復召子矣華無息其繼者族人焉

贊曰革氏之先本出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至於華故從革焉漢書功臣表有煑棗侯革朱者即其後也初華本自胡而來趙武靈王時見重是後子孫盛於中國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諸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誡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

生皆傳修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礪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為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圓方不礙然疵陋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為背面不相副炯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被擯斥後丞有月蝕之變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

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為輕薄於權戚中或憮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蕃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既稍進烔又鄙其為人迺復以讒廢歸老於家

太史公曰烔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以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强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蕃其術亦規摹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惴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為壽光

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玄亦以精鍊見重覲炯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為邪醜所嫉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李紳傳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閧有詔召稱疾不欲行實

客莫敢言紳為言不入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為錡具行錡蓄怨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以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即盡即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衆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為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僞諾之召書記以疏紳聞之亡入錡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

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是㡬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於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甞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在畏苦前倖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為錡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

贊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中

山劉騰為書以大之而紳之蹟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楊烈婦傳　李翺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冦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

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爲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貞而爲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爲之爨以食之無長

少必周而均侣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死守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為也賊皆笑有蜚箭集於侣侣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不猶愈於家乎侣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婿也賊失勢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侣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兹猶存

婦人女子之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辯行止明攻守勇烈之道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胄服甲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以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賢者自古亦

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堙滅而不傳故皆序之將告於史官

竇烈婦傳　司空圖

河南竇氏朝邑令畢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帥李瑭瑭走蒲令挈其孥竄望仙里既夕盜作乃仇家也捽令壞其首志必死之令妻蔽捍泣且拜益急乃持其袂重傷猶不置令竊視竟得逃匿而免里人列狀於府賚

之酒帛豎亦馳乘而至幾死者數矣逮踰月方克偕全

愚寓居渭濵得備聞於里中梁生生言操史牘者苟當

和平紀王庭琛瑞之美誠幸矣然傑異之操化導宗族

里閭俾男必為貞夫女必為烈婦是有國有家皆頼之

豈徒炫於視聽哉愚以為知言乃著其事

賛曰蓄千金之貲雖云憂患尚有不安其室者況蹈危

觸難何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扣盎足以駭之而白刃

之下獨不顧死以免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不悔者

也豈化漸之有所自也吾知為臣為妾者必繼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羇限為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

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之局為瀦洳為潢為汚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塤不可以為埏甓不可以為盂得非散能通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負苓者傳　　王績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

列講罷程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瞷瞷然委檐而息曰吾子何嘆也薛生曰吏何爲者而徵吾嘆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藴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嘆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

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智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羸嘆而嗟文王負其咎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竒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為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恭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為密每旦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為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為意恒從小奚奴騎駏驉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

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
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
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
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
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歘下榻叩
頭言阿𡡉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
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
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絶常所居窗中欻欻有烟氣

闐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眷眷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

豈人見會勝帝耶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徳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斵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禄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禄嗜貨

者其後京兆尹將飾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咸執斧斤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斵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

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

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調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近細大可以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宫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

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

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彼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

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

事之勞勤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

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

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

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

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

規矩之圓方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

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自何名病僂𤺥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

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槖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

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揺其本以觀其踈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

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輩以飧饔以勞吏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而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常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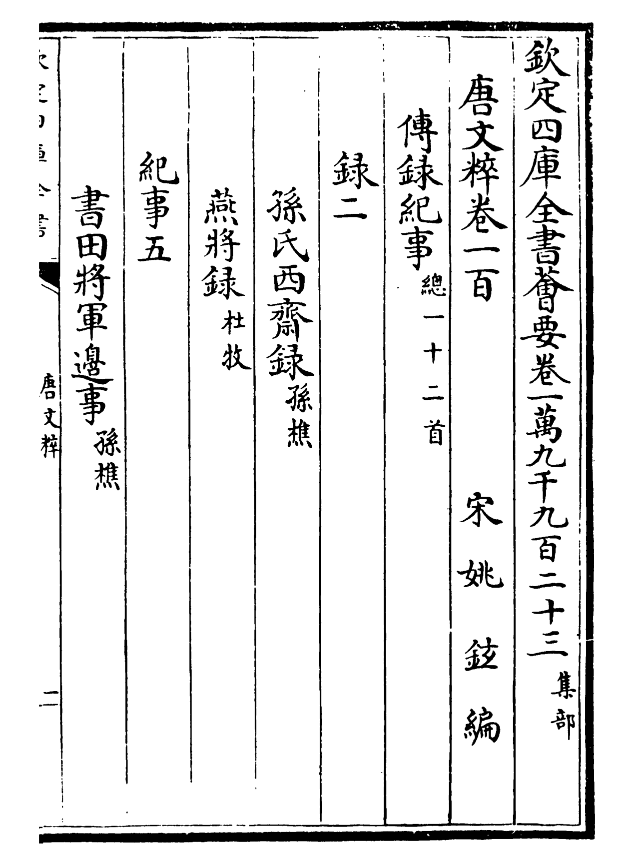
將娶予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服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其友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輾而圓封之又為書慱而封之訖如厠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厠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

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厠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厠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厠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厠乆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汚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厠舉其牀扞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

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厠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封書讀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是厠鬼也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

又何暇赤之笑哉

唐文粹卷九十九



唐文粹卷一百　　宋姚鉉編

傳録紀事總一十二首

録二

孫氏西齋録孫樵

燕將録杜牧

紀事五

書田將軍邉事孫樵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拾甲子年事 羅隱

書何易于 孫樵

説石烈士 羅隱

五紀五

象江太守 李商隱

華山尉

齊魯二生

宜都内人

孫氏西齋録　　孫樵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録因掇其絜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秃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録起高祖之初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宄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譏失教也太宗有大功宜

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為太子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曰高祖殺太子建成

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賛慝懲廢命也李勣為顧命大臣儻堅諫不奪高宗不敢立武氏為后故書曰李勣立皇后武氏

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冢不可謂順予懼後世疑於禘祼也高宗廢王立武武乃貞觀侍女何以列昭穆故特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有嫌於禘祼

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天后改元即真今悉以天后年號及行事繫於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有政也

崔察賊殺中書令裴名犯武宗廟諱者何詭諛梯亂肇殺機也裴為顧命大臣屢白天后

歸政御史崔察廷詰曰裴若不有異謀何故使太后歸政天后遂怒斬裴於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也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咈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斬之守珪不從果使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他皆放此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怠去瑞示戒志濔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以毆邪合正俾滙大義則前所謂起王后配天皇條天后年號行事繫於中宗之類操

實寘例以示懲勸則前所謂李勣立皇后武氏張守珪以安禄山叛之類　嗚呼宰相升沈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没人於千百歳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為史官者不能抔忠骨於枯墳竊謟魂於下泉磨毫𧰼札叢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樵既序其畧授其友髙錫望傳云

燕將録　　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瑶天寳末令内黄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契丹路後將

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黄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城虜魏亦虜矣計為之何其徒有超佐伍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或兵決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其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

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

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

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絶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且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

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
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趙孕怨天下無
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
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善也是燕貯忠
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
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
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
陽東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於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

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棣州管厭次滴河陽信蓨平昌將陵蒲臺渤海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於梁王武俊稱趙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為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劒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

江撫石頭全吴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雋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强矣然從史繞壍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轞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子忽反如搏鴟一可枝百累數萬人四歳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牆泰山壍大河精甲數億鈐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滹趙地名鄚西六十里首

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葢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甞戴星徘徊翫玩之臣顔澀不展縮衣飾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其能怗怗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來未聞先生之言今也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於趙忠護總喪未數日亦卒年六十四

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於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朞遇於馮翊屬縣北衛中因吐其兄之狀朞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巂俱為邊城迫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謂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逼於蠻宜其有以制之

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鬭如値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蝱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絶其來則其學於

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羣蠻嘗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師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李丞相固言鎮西蜀時其有編民李權者遺書通蠻言蜀無備可取狀邉戍獲之按

問得實遂棄市至今吾不知羣蠻比舉大劒以南爲國或有踵其所爲者

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飫

豕十九如瓠雖知征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

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以呵然汗矣而況

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鬬耶加以爲將者刻

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疎而

易良當賑粟則以沙而參粒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輕帛以易重帛然後散諸

邊卒當給糧下吏必先盜其米然後以沙補足數以給邊卒常以爲怨如此則邊卒將怨

望之不暇又惡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憔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嶲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効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餽運之費奸吏無因縁之盜兵足食給卒無㫋怨於將軍何

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有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

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
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
無冦暴死以亂天子邉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
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
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
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
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之何太
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

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邉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

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曰明旦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

急農且饑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埀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之野如赬人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

汝汝又取之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謙耶諶雖暴抗然聞其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必致貨幣慎勿收及過泚致大綾三百兩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綾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

沘沘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歴亭鄣戍堡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煦煦常低首拱手促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

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拾甲子年事　　羅隱

大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姸麗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摧沮有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弔往之懷似不能多也雅為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惠雖谷

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為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嘗曰妄於公直巾屨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常也況妄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為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歳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

為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且章武朝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為齊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脱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會

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賔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叫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

易于爲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㑹鹽鐵奏重搉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剗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剗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

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埀白僂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輒親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縣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出鎮緜州獨能嘉易于治甞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廉約如此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

賦何如曰上請貸期不欲緊絶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何如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餽給往來權勢何如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何如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中十年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

說石烈士　　　　羅隱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為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殆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為愬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移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愬以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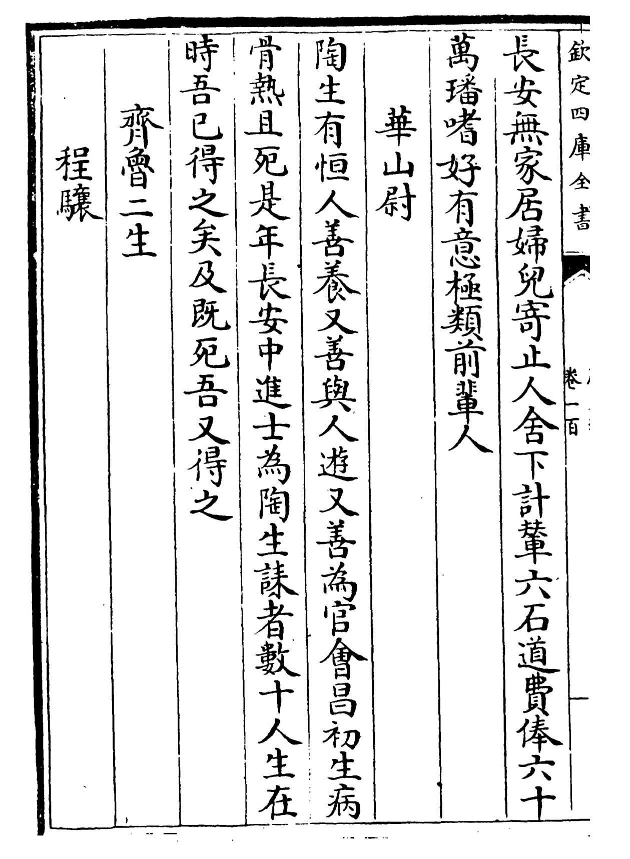
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甚訝之命
具獄將斃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無以明愬
功乃偽低畏若不勝挼驗吏罔之未知其為人也孝忠
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且使送闕下
及至也亦未異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為何
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靣天顔則赤族
無恨矣臣事李愬歲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
日臣從在軍前且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

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顔重胤茵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為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為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為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

曰烈士復召翰林𣪚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後孝忠隷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鎮江陵余求謁丞相府有從事為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人為下

象江太守　李商隠

滎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鋭上又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而隠外若癃瘻殃疝病不作物者又一色紺冰去聲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為象江三年不病瘴平安寢食及還



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計葦六石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華山尉

陶生有恒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為官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是年長安中進士為陶生誄者數十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既死吾又得之

齊曾二生

程驤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畜
牝馬草驘一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冢抄道常就迴遠坑
谷無廬傲處依大林木早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諸土
貨下令卹商鄆與淮海近出入天下珍寶日日不絶少
良致資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
良老前所置食有大臠連骨以牙齒稍脱落不能食其
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數
年意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

行胡浪反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間無為鐵門外老捕盜所狃快少良黙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為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資發舉貿轉與隣伍重信義邺死喪斷魚肉葱蒜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閈竟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驤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驤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事告之驤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驤

甚苦貧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與饘粥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驤講授又其為人寛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胤為鄆帥喜聞驤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賚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驤孳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驤固不以為已有繩契管楗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

之驥不起

劉叉

右一人字叉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閭冰田滂善任氣重義大軀有膂力嘗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為歌詩然恃其故時所為輒不能俛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為活聞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車二詩一旦居盧仝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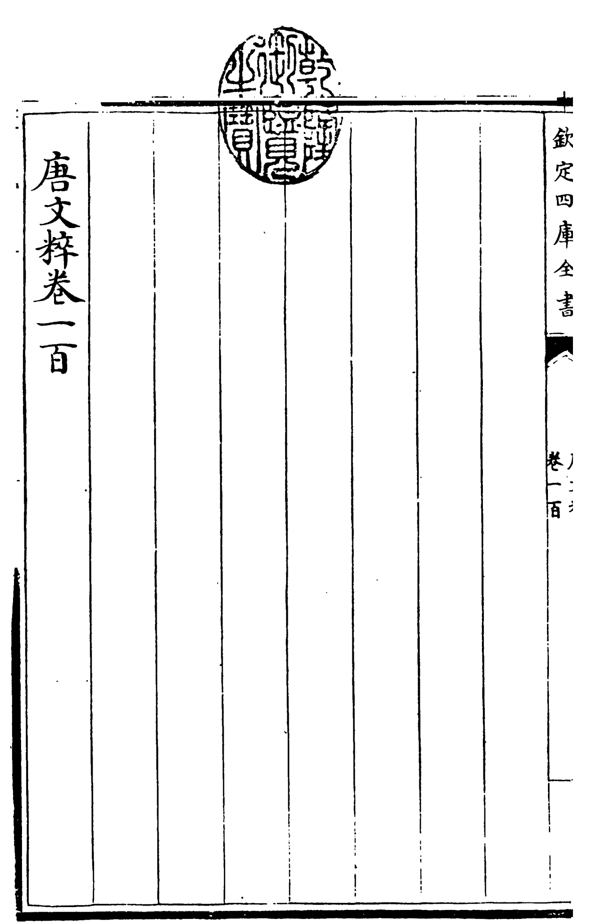
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乂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乂之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宜都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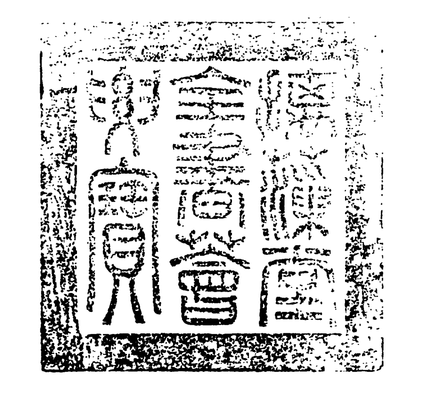
武后簒既久頗放縱耽内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時宜都内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

下倚檀机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内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内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孃姥有越出房閤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内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何内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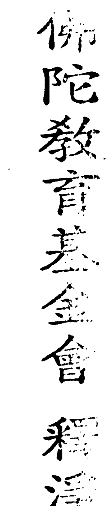
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然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顧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者



唐文粹卷一百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